



广岛与长崎

1945年8月,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下两枚相对小型的核弹,造成超过25万人丧生——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。

许多人瞬间被焚为灰烬。其他人在攻击发生后数小时、数天或数周内,因严重烧伤、爆炸伤和急性放射病而痛苦死去。更多人在数年后死于辐射相关癌症及其他疾病。

为防止此类暴行重演,各国必须紧急采取行动,消除核武器。

广岛和长崎的景象是末日般的:操场上散落着死去和垂死的孩子。母亲抱着失去生命的婴儿。人们的肠子外露,皮肤从四肢垂落成条状。

大多数受害者在没有任何医疗救助的情况下死去,因为留存的医院寥寥无几,医疗物资已被摧毁,大多数医生和护士已经死亡或受伤。事后进入城市提供救援的人们,因残留辐射而置自身生命于危险之中。

超过90%的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平民,其中包括大约3万8千名儿童。广岛遭受攻击时,约有8400名初中生正在户外进行防火隔离带的民防作业,其中6300人遇难。

爆炸中心

在每座城市中, 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人们几乎没有生还希望。在半径1.2公里范围内, 未受屏蔽保护的人几乎全部当场死亡或在数周内死亡。

爆炸的中心点地面温度达到3000至4000摄氏度, 远至3.5公里外的人也遭受了烧伤。强大的冲击波摧毁了2公里范围内的大多数木质结构。

即使在距离爆炸中心1公里外, 人们所受的电离辐射剂量也足以导致急性放射病死亡。许多更远处的人也因辐射暴露的延迟效应而相继死亡。

爆炸后的景象

在爆炸后的混乱中, 父母们拼命寻找子女, 孩子们也在寻找父母。有些人只找到了至亲焦黑的遗骸或遗物; 而有些人则找不到任何踪迹。

许多人伤势严重, 几乎面目全非, 难以辨认, 家人重聚的努力因此更加艰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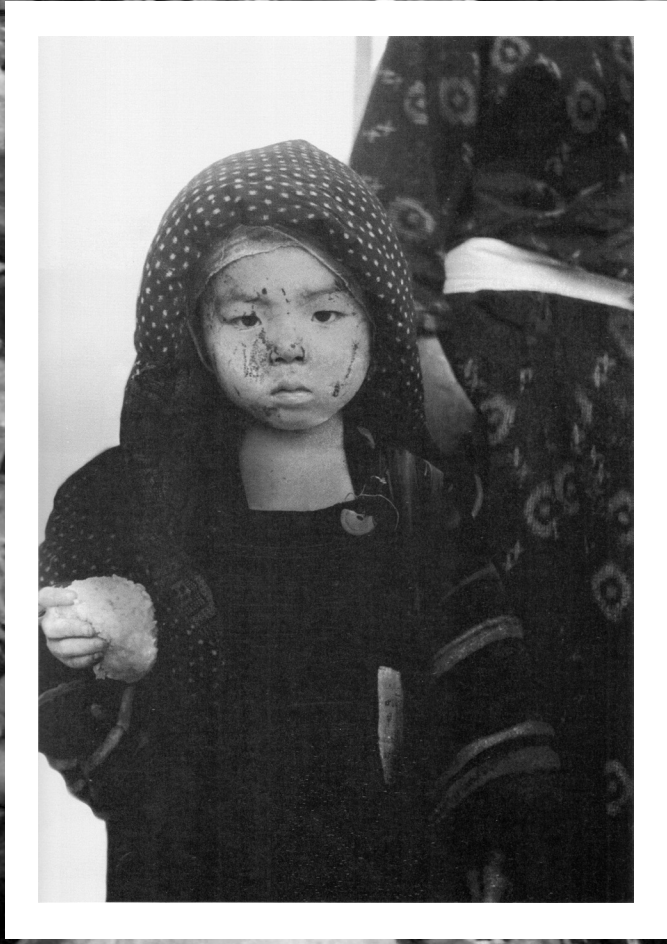
部分受害者身上没有任何外伤, 却突然病倒, 相继死亡。他们的死亡令第一批救援人员困惑不解, 因为他们不知道一种具有有害放射性效应的新型武器已被使用。

城中许多孕妇流产, 或生下在婴幼儿期就夭折的孩子, 因为核弹的辐射已侵入她们的子宫。在子宫内受到辐射的婴儿中, 先天性畸形(包括小头症)十分常见。



攻击一个月后的长崎。图片来源：美国政府

事后，长崎一名男孩正在领取配给食物。图片来源：山端庸介



伸一的三轮车

广岛遭受攻击时，三岁的铁谷伸一正在家外做他最喜欢的事——骑三轮车。

他全身遭受严重烧伤，数小时后不治身亡。他的姐姐惠美子和妹妹敏子也同样罹难。

他们的父亲多年后感慨道：“这种事绝不应该发生在孩子身上。请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尽情玩耍的和平世界而努力。”

铁谷新一那辆烧焦的三轮车现在永久展示于广岛和平纪念馆，以他为原型的雕塑陈列于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。

它已成为孩子们在核武器攻击中遭受苦难的令人心酸的象征。



图片来源：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，由铁谷信男捐赠

广岛的姐妹

广岛遭受攻击时，两岁的渡冈君野和五岁的姐姐博野正与父母同在家中。四人全部罹难。

二姐佳代子距爆炸的中心点很近，也不幸遇难。只有长姐千鹤子幸存下来。

这张君野(左)与博野(右)的照片拍摄于原子弹爆炸前一天。图片来源:岩田美穗



原子弹辐射

广岛被摧毁时，池本徹七岁，姐姐爱子九岁。两人均在室内，距爆炸的中心点约1公里。

爆炸发生后四五天内，他们的头发开始脱落，出现发烧和牙龈出血的症状，这些都是急性放射病的症状。

两人虽然都渡过了疾病的急性期，但最终却相继因辐射的迟发效应去世。池本徹在11岁时离世，爱子在29岁时去世。

1945年10月，兄妹徹(左)与爱子(右)在广岛红十字医院。图片来源:菊池俊吉



幸存者

那些有幸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幸存下来的人，在日语中被称为*hibakusha*（被爆者）。

许多人因伤病终生饱受折磨，同时还承受着心理创伤。有些人身上和脸上长出厚厚的疤痕组织，或带着深陷皮肉中的玻璃碎片生活了数十年。

女性面临尤为艰难的处境与社会歧视，因为人们担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基因损伤会遗传给她们的子孙后代。

爆炸发生后的数年之间，幸存者患癌症及其他疾病的比例异常升高，这是由于辐射延迟效应所致。白血病在早期尤为常见。

为了向世界警示核武器的危险，许多幸存者公开分享了他们在1945年那场灾难中的亲身经历。当年还是孩童的幸存者中，部分人至今健在，并继续这一传递真相的工作。

他们几十年来传递的信息始终清晰一致——核武器与人类无法共存。

2024年，代表幸存者的日本组织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（简称：日本被团协）荣获诺贝尔和平奖，表彰其“为实现无核武世界所做的努力，以及通过证人证词表明核武器绝不能再次使用”。

幸存者勇敢而无私的倡导，激励了世界各地许多人加入废除核武器的运动。

幸存者与倡议者

谷口稜晔16岁时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幸存。他回忆道，“在爆炸的闪光中，我被从后方掀下自行车，重重摔在地上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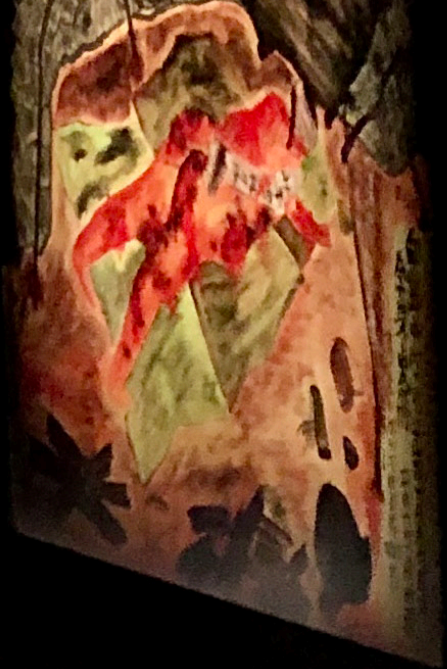
抬起头，他看见就在片刻前还在身边四处嬉戏的孩子们，此刻已全部倒地身亡。

尽管距爆炸的中心点近2公里，他的背部、左臂和左腿仍遭受了严重烧伤。伤口很快感染，他在医院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康复期，其中有21个月都是趴着度过的。

伤痛从未消散。他将毕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废除核武器的事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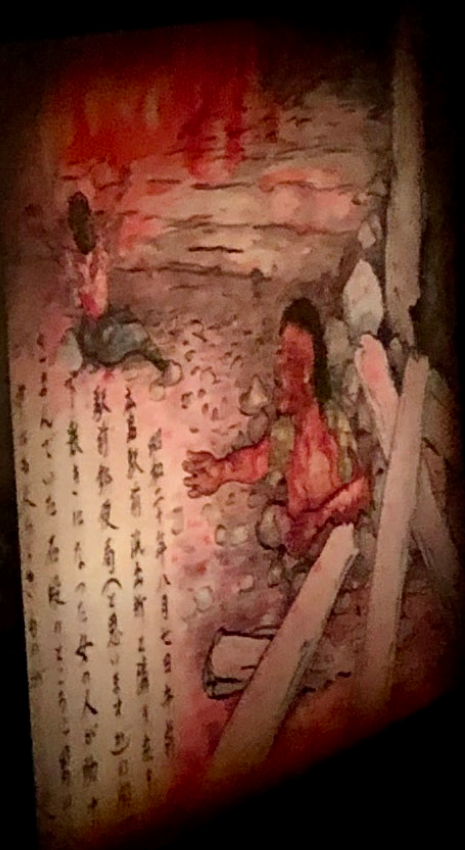


谷口稜晔凝视着一张1946年拍摄的自己的照片，照片中他的背部留有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伤疤。图片来源：中尾由里子



“过了一会儿，我从防空洞里探出头来。我看见人们倒散在整个操场上。地面几乎全被尸体覆盖。大多数人看起来已经死了，静静躺着。不过四处也有人在踢蹬双腿，或举起手臂。”

——辻本一二夫，当时五岁，长崎



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内的展示。